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九七

泰雲堂集二十五卷（文集二卷駢體文集二卷詩集十八卷詞集三卷） 孫爾準 撰

一

簣谷詩鈔二十卷簣谷文鈔十二卷 查 揆 撰

一八七

歐可詩鈔三十六卷（卷十五、卷十七至卷三十六未刻）歐可文鈔六卷

附龔炳撰嘯巖詩鈔一卷 龔 鉞 撰

五二三

泰雲堂集

序

嶺巖者泰山也油油者泰山之雲也祁祁者泰山之雲之降而爲雨也雖然雨特雲所見端耳若夫起於封中瀚於林表悠揚於天半爲卿爲商爲捧日爲千呂爲輪爲蓋爲葩華且象其山川人民以絢爛於太虛名狀莫能窮變幻莫可測蓋由其臆瞞磅礴所養者厚也此我及門孫文靖所由以泰雲頌其堂而名其集者歟文靖以嘉慶乙丑成進士受知於子官翰林凡十載斯夕過從賞奇析疑交益密及出守以存至開府所作詩文雖遠道必相示郵筒往復歲時無間故予知文靖爲最深今者文靖歿矣其功業之浸潤洋溢於皖江閩越間者人皆得而見之其爲文則或見或不見至其所以爲文之理則見者或不能盡知蓋文靖天資穎異自其少時已於吳會諸子中獨樹一幟洎

序

一

登承明著作之庭藻繪乾坤黼黻河漢彬彬乎大雅材也卽近年勤於治術所作視前少減然其婆娑洋一集久已刊行膾炙人口其詩與江漢常武相埒而功績且過之故必觀泰雲堂集而後有以知文靖之全文靖既歿之明年其孤慧惇慧翼以全稿將付梓問叙於予夫李漢之訂韓文則固聞之熟矣而師編弟集於古無之間嘗論師弟之誼於五倫中隆於朋友而殺於父子故聖門於顏淵有不得視猶子之嘆然性情學術之際雖父子有不能盡喻者而惟師與弟有以覘其蘊而發其微矧予知文靖之深且久而謂能已於言乎哉嗟乎風徽往矣宿草滋矣回憶曩者相長之益渺不可得其性情學術徒於數卷中求之而予猶留此向盡之身偃蹇支離塊然獨處譬之於雲其真開而賴者耳讀是編蓋不知老淚之何從也道光癸巳孟陬之

月友生英和

序

二

序

蓋聞朱子歛其大謠首將陽之伯仲素簇始夫羣律協正聲於宮商從古大臣就日載廢穆風與頌鏘鸛鳴而階足角燕筆而荷皇不朽者言於茲爲烈如我金匱文靖孫公其人也公以史浩即閔樂公禋社碑葉江夏名泐鼎鐘應是

昌時謙六位而無咎駕夫熟境保七年而胥恬

國史誌其訏辰家乘傳其行已小言覲烈亦無復須若夫雅好摘章公餘握管食時之敏味古之腹揭河洛之精得江山之助孔門入室謝錦繡而美清惠施測交借陶鎔於芝化甲乙編一官一集風月供七縱七擒猗與那與茂矣備矣不揣固陋竊舉似焉原夫平晏門子吳祐從官少時秋聲之謠綠衣驚坐壯日春雲之筆黃童問年自茂苑而南來馱越裝而北上所至山川

序

生色金石召號訂元相少作之詩諧冬郎老成之句泊乎簪枝瓊苑洗筆銀河

殿賦摩空

屏箋帖句清角奏而羣音屏息樊衡鳴而百鳥噤聲固已想自天來傳爭日下旣而三山把麾萬仞排翼德望崇夫北斗終始殿于南邦士行量移青天攜句細侯再鎮紫潯不波凡登山臨水之篇寓整俗采風之旨是以選言貴當知公之簡賢立格祛奇知公之釐弊出艱澀以平易如化險夷發簡古於濃纖如挽侈靡思切周摯卽維

國之孔謀語重平章卽優悵之宏濟若春陵調行若香山樂府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風人之旨其詞微矣其桂懷以迄思無邪齋等集凡若干卷固可著當編年傳爲行譜也已且夫才不極

夫恣肆汪涵之境則小言之賦一蠡之測不足與言渙瀚也情不移夫渙瀚之境界則并白之見江河之海未可以成大觀也公嘗兩涉鯢身再奠鼉足或掃遊魂之蹤或安裸體之體編什忠信于波濤馳羽檄於溟渤頑螭奪氣樞樟木以爲船幻蜃遁形望扶桑而繫纜雖失驚破冢幾變膠舟卒之歌唱刀頭迅同帆之鼓墨磨盾鼻靖橫海之戈涉險不驚環瀛救定蓋天之所以扶持元臣正天之所以磨厲詩史功爲巨矣氣更壯焉間嘗取而論之竊歎公詩之能集其成也美乃長風破浪一葉狎濤駒息十洲頃刻萬里鮑靚按部無煮石之勞管子泛洋有凌雲之快此詩境之速也若夫浮天無岸極地渺垠八方迥颺颺之聲絕島走烟雲之氣俯窺浩蕩笑百川之如杯嘯倚舵樓視三山若浮芥瀟閭不盡江漢爭歸惟鯢鵬之往來覺澎湃之靡

序

二

既此詩境之擴也俄而火然赤水波黯黑洋峯谷昂低蛟龍蹶躍鼉身映天而午墨島足浴浪而夜紅聳閭金銀羣仙排雲以出冠山鼎臙巨人挾竿而來荒忽倘恍譎詭倣涵此詩境之奇也倏焉天風鼓怒檣桅飛空矧駁霧而建霞復蕩雲而沃日灌漑瀟灑浮漱激蒼蒼今浪浪閃閃兮忽忽風前橫梨高唱獅吼潮音酒酣掣劍擊空鯨開浪跋此又詩境之雄也雖然蛟螭蚺蜥豪氣者易於雜投香象羚羊運神者畏于無迹苟奔騰以恣縱鮮迭宕而夷猶則其體猶未清其詣猶非靜也無何一波不與萬籟欲寂天水比色島嶼平浮過飛鳥以無聲度歸雲而有影加之點綴珊瑚挺其交柯望之葱蘢鼓木鬱其修幹枯槎貫鐵空鏡磨銅月盡天空一珠蕩白曲終人遠數峯微青此中色相俱空以外泮蹄安在詩境之靜如此詩境之清又如此可

謂渙瀚而無涯大觀而無憾矣更異者疾革之時易責以起賦詩曰祇有

君恩猶未報自嗟筋力媿餘生閨日化去哦趙相之殘章出言彌善比晉公之愛

國斷表猶存經緯爲文精誠不亂豈可與語風月弄嘲芬葩援拾者故也托李觀同年遲祖生聯銓分歧雲路未和鸞鳴偶度霞關適逢鳳靡憶霓裳之日同詠述陳披黃絹之餘斯文懼墜設卽公之著作屬黃心齋陸萊莊司馬編錄而刊行之須其蒞詞寄盤桂管之鄉令作會昌之序嗚呼音笑隔蓬蒿羣芳而靡盡文章付我着佛首而彌慙今者一品集成千秋論定靈光殿貌後死敢謝助隍流水軫稀同志忍忘絕調竊恐刻畫未當奉拊有遺是又削牘競競抽毫惴惴焉耳年愚弟鄭祖琛拜撰

序

三

泰雲堂集總目

文集二卷

駢體文集二卷

詩集十八卷

詞集三卷

寶山沈學淵

青浦陸我嵩

河曲黃宅中校刊

子慧惇

慧翼同校

泰雲堂集總目

泰雲堂集總目

閩省朱鍾鳴領刻

泰雲堂文集目錄

卷一

蔣礪堂相國六十壽頌有序

海陽胡氏族譜敘

趙氏祠規敘

無絃琴譜敘

饒霽南學士詩文集敘

楊方叔芙蓉棹歌敘

遼東紀遊敘

丹涇草堂詩鈔敘

華香樵弟水詩集敘

趙艮甫樂潛堂詩敘

迂松閣詩集敘

章湖莊先生染翰堂文敘

制義翊經集敘

王寬夫敬之虛室詩詞敘

性理粹言敘

招鶴堂詩敘

贈高錦庭敘

重脩張塘橋記

游黃公澗記

書王儉齋生擴記

重修福州江南橋記

重修福建貢院碑記

泰雲堂文集目錄

張氏本文宗祠記

卷二

元人墨蹟跋

方望谿先生與陳文肅公手簡跋

跋婁子柔書蘇文忠石鼓詩冊

陶孝女割股冊跋

跋華鴻山學士六十言懷詩卷

題周庭藻小像

書李方伯事

王孺人傳

沈孝女傳

許烈婦趙氏傳

泰雲堂文集

吳樂宗毅論圖說

巡檢丁君墓志銘

江西南昌縣丞王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泰雲堂文集目錄

泰雲堂文集卷一

金鎖 孫爾準 平叔

蔣礪堂相國六十壽頌

清受

天命肇基東土重熙累洽

世德作求惟

天眷佑我

國家又必爲之孕奇川嶽篤生魁傑翊佐

景祚垂祉無窮厥初入關奮搗之彥颺起雲蒸不可殫紀象賢

繼挺則恆有龐臣碩輔毗代作楨爲天子賦政宣力於中外若

我襄平相國真其人也公承累世功仁之積幼而岐嶷勺象之

年蜚聲譽序未及弱冠聯擢巍科翺翔玉清傾動藝苑閩秦豫

泰雲堂文集

粵屢司文柄衡校精白搜探無遺所至翕然稱得人及任臺垣

膺旌節公於是股肱之寄兩按廉車一陳臬事再秉藩條五

持節鉞中間晉宮保遷尙書遂參揆席躋槐庭公之敷名施於

鐘鼎垂於竹帛有

國史在非天下人所得而私也獨其仁智忠清之本宏毅開濟

之資兼容并包有足以邁越曩哲者請得而颺言焉自古處台

嶽之位專閫外之制或以儒雅稱或以潔清表或以剛武著或

以寬慈聞或以明敏揚或以持重勝苟得一體皆足以副蕃宣

而致綏靖今自

朝野士夫以逮里巷父老數海內封圻賢大吏者知與不知莫

不想望風采交口同聲誦公如司馬君實公何以得此於人人

哉夫登羣山之巔施者不足與觀泰華之崇也派衆壑之演迤

者不足與量河海之廣也建長世字晦之略者不以跼蹐爲仁
幣躋爲義也擴通德類情之量者不以利害繫心愛憎表色也
公之觀察贛南也勦盜賊而不自爲功總督兩廣也効監司而
人不敢怨茲非羊叔子之雅懷劉和季之名德歟屏翰滇南也
釐銅厥而繕算無虛巡撫浙江也寬關權而商旅皆悅茲非陶
士行之敏政乞伏慧之仁心歟嶺南洋夷互市奸宄潛滋公柔
之以惠鎮之以威緝除莠應外蕃懾服蜀中吏治敏於投効營
政壞於新兵猥番錯處堯芽萌長公更定章程量加體恤內安
以禮外靖以嚴茲非馬莊武之長城巨艦李贊皇之弭寇籌邊
歟

畿輔新嬰水患雨滌川潰饑饉薦仍宣防敦迫公請截漕施濟
捷石河渠野無舊雁澤有安瀾茲非王長叔之立塞館陶富鄭
泰雲堂文集卷一

公之救賑青州歟

今上卽位顧俊選才夙興側席公所口薦疏舉最夥皆手契
聖衷立擢方面以人事

君此宰相之首務也雖公之經綸密勿天下未易窺測然所以
穆穆迓衡施四方而最一世者舉數端而全體具焉公有不世
出之才而又有備四時之氣爲

國紀綱顧若畫一然後知其荷非常之遭遇被

三朝之寵光抗情伊稷爭烈巨奭非偶然也由此丹青元化度
矩百僚

國安磐石壽如旗翼豈有艾哉昔唐盧鈞五換旄鉞擢升接路
晉劉實清素不渝國之碩老並見美詔書光昭前史以視我公
猶多讓焉爾準於公爲同館後進公敬慰實區而爾準宦跡不

相值以未識韓太尉爲憾然守金沙時卽蒙公賜書敦勗其後
簡牘往還歲無虛月教所不逮欽欽在抱者神馳於左右久矣
歲季春吉爲公六秩稱觴之辰思詩人頌吉甫仲山甫之義敬
推公之德業所以超於衆而侔於古者作頌一篇郵致公以傳
於無窮因以是爲公壽頌曰

天生申甫維國之楨下孕川嶽上則台衡天人異姿命世奇英
夙奉藻實宏擢瓊瑛禁中頗牧關東航航出撫藩條勇功智名
超居外相連牧旌旌宣風齊政賢於長城愷悌君子喜怒胥平
搜揚俊乂表率威聲遂躋槐鼎五熟是銘弼諸樞軸調和醴羹
國有雋老萬物由庚配蹤元凱姬壽容彭

海陽胡氏族譜敘

古者圖譜有局置郎令史以掌之凡百家族姓之有家狀者則
泰雲堂文集卷一

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私書官籍立相稽考
選舉必由之此隋唐以上所以重譜學也海陽胡偶韓中丞以
廉直勁正聞於

高宗朝先君子少時嘗參其幕府師事之及居官臨政每誦其
言行以爲法爾準越庭時熟聞之顧相去遠其子姓無一相識
者道光丁亥其令子雲章司馬過閩以家譜屬爲之敘而雲
章廉吏子官復不遂貧甚練精萬帔馳走風塵中不能攜譜以
來乃出示其累世家傳明初有以軍功授世職指揮僉事者調
山東大嵩衛遂著籍卽今之海陽縣也八傳至來順當明思陵
殉國時冠帶赴井家人救之不得死遁去變姓名爲浮屠其孫
隆以孝稱爲涇縣丞官雖卑而有惠政是爲中丞之父中丞由
校官受

世宗特達之知超授河南禹州牧

召見賜御書貂皮等物蓋異數也中丞敷歷五省善政不勝書而於刑獄荒政尤致意焉雖勢處屯難必立必達蓋有忠疆之性而幹以風力者也漢翁孺活萬人而知其子孫必興于公平恕而定國以相中丞之必昌其後揆之於理有可信者而雲章輒軻侘僚不酬於時年且老矣當羈旅顛沛之際惓惓焉唯以譜系為念則本先植矣有基者勿壞今之為此寂寂殆蘇氏所謂天之未定者也待其既定所償於天必有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者則雖未見其全譜第徵之傳銘而累世之忠孝大節彰彰如此椒聊繁衍啓於大名益知古者選舉所以必取信於家狀也

趙氏祠規敘

泰雲堂文集

卷一

祭義聖人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後世宗法不立強宗鉅姓羣萃州處至有喜不慶憂不弔者蓋無宗祠則祭祀無以聯其族昭穆系次之不辨歲時會食之不舉散而無紀日遠日疎宜其漠然相視若塗人而已近代以來善收族者莫如吳郡范氏既置田以賑其族又規條明備凡子姓有過僇辯訟皆於祠治之莫不俯首聽命則規制明而宗法得行之效也吳興趙氏遷自新安累傳益大為郡著姓今兩棲太守由望郎出典潤州潤劇郡也下車甫數月政聲流聞驚其循化之速方致書詢其治譜太守書道示以祠規而屬為之敘其說原本禮經一衷於皇朝會典通禮儀節之小者參以書儀家禮因宜合俗俾共可行不為泥經執古而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嘗考趙氏著於春

秋譜於世本為太史公所采源流最遠而祠所奉昉於始遷祖巖山公是則別子為祖不為遐追遠溯蓋其有也宗子主祭而有爵者咸列名於祝史之辭是則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庶子不祭供牲而宗子主其祭也若祀日以分至而不卜期序次以齒而不祿位嫡庶則嚮以南東三藩則別其附位以至栗主版圖之制鉏敦俎豆罔不斟酌古今合於情而不悖於禮雖古先王未之有而禮可以義起者此之謂也夫孝者立身之本而太守者吏民之本也兩棲太守謹身率先而子弟循循然奉其教令由是施於有政出而加民修於房序之間而應之千里之外所謂不出家而成教者又何遠之勿屈而何感之不神也哉余又考范氏祠規啓於文正繼以忠宣至司諫而大備至今歷八百餘載而子孫繼繼繩繩興起未艾今太守之志猶文正之志也遵而行之本支百世椒聊繁衍萃而不渙者與范氏競爽又於此券之矣

無絃琴譜敘

泰雲堂文集

卷一

曩在史館繙繹永樂大典見有無絃琴譜不著撰人名字讀其詞清麗和雅與玉田中仙草窗相鼓吹證以絕妙好詞花草粹編所載及貞居蛻巖和作知為仇仁近詞仁近名遠一字仁父自號山村民所著有山村集金淵集稗史式古堂書考批注唐百家詩選元史不傳文苑不志藝文其姓名著作僅散見於他書雖存其目類皆遺佚惟金淵集著錄四庫其詩皆官溧陽學官時所作地有投金灘故取以為名不收他什又有山村遺集則項夢昶就所見編次而與觀集者乃曹倦圃侍郎得仁近手書詩數十篇倦圃以興觀二字題其卷

首者也二書皆掇拾殘賸非仁近之舊無絃琴譜名不經見而數百年後出之於棄擲銷蝕之餘獨完無闕光景如新尤足爲藝林環寶爾準錄藏篋衍未嘗示人今年長夏馮雲伯太史聞而索觀因與陸萊臧司馬校正屢補喜識真有人而賞心之孤也遂付諸劖劂氏以廣其傳

饒霽南學士詩文集敘

江右人文至宋而極盛明朱右定唐宋八家之目宋文凡六家江右居其三焉呂居仁圖西江詩派同調凡二十五人其後虞楊范揭亦皆豫章之彥可謂盛矣蓋其山川清淑之氣磅礴鬱積魁人傑士愈出而愈不窮而要必以廬陵歐陽氏爲稱首其詩文雖皆原於昌黎韓氏而變卓犖爲紆餘自成爲歐陽氏之文劉貢父乃病其不讀書或又以爲江南人之文且有斥其詩泰雲堂文集卷一

卷一

六

爲發婦素衣全之采色者是豈足爲定論歟廣昌饒霽南先生以鼎甲起家參侍從之班屢枋文衡負當世望其居近廬陵南豐文亦出入歐曾之間俯仰雍容原本經術詩疏淪性靈直抒胸臆不務采色爲炳炳烺烺猶有六一遺韻高者乃直造柴桑之室此非邇原於鄉先生之派別而能若是歟洵足以輝映後先而爲山川增色也或者又以先生懷抱經濟而迴翔館閣未得盡展其蘊以是爲先生惜夫儒者輔轂盛明作爲文辭上躋雅誥鋪張當代之偉烈而傳諸無窮斯爲稽古之榮遇廬陵徒抱著作之才生不逢極盛之世傑直閣下僅八十餘日故其自敘制誥之作常遺恨於斯文今讀先生集中諸作矢卷阿之歌上思成之頌

國家有大功業邁古無前莫不斐然有作效掄揚而通諷諭以

視廬陵其遭遇爲何如而況其他諸君子也復何憾哉乾隆己丑先生分校禮闈先君子實出門下爾準生也晚不獲一謁丰采其後五十六年爲道光癸未始識哲嗣於閩屬爲集序爾準何敢敘先生之述作哉特以淵源有在聞之章雋之年思其人不得一遂瞻仰之懷茲得拜觀全集竊以挂名僭末爲幸故不辭而書以復之

楊方叔芙蓉湖棹歌敘

芙蓉湖古名上湖又名射貴湖芙蓉之名至唐陸羽皮日休陸龜蒙輩出始著舊志稱在縣東北輿道鄉而今近在北城門外相傳湖流浩淼自東北郭外逕浸芙蓉山趾故名宋時築堤堰水溉爲良田湖波始東又傳其中多荷葉彌望數十里故以爲名今考羽惠山記言湖在山東北九里南控長洲東洞江陰北

泰雲堂文集卷一

七

淹晉陵其廣如是而宋胡宿過芙蓉湖詩有云碧葉田田擁釣舟者所傳當不虛也獨怪魯望襲美爲倡和詩泛五瀉舟日遊其中而不詳紀勝蹟使後來竟無可考楊子方叔寓居湖濱鄒氏之樓帆檣魚鳥日迫軒戶卽興成詠爲斷句百首自序謂仿朱竹垞爲湖棹歌而作故名之曰芙蓉湖棹歌天眞爛漫中音調諧婉紀述靈勝旁及里俗賽會遊戲徵逐以至謠諺調語無不具在讀者可想見一時風會之繁昌竹垞詩多傳軼事而質朴自合體裁猶或遜此昔之所致歎於皮陸者庶幾補其闕焉客有言棹歌實起魏明帝益以道揚伐吳之助而用爲宗廟之樂晉陸機梁簡文帝始專言舟楫之事顧五言而非七言竹垞所作其音節特與竹枝爲近余謂不然事有不必泥於古者貴得其實而已今詩因地紀事凡故老所流傳里俗所聞見黃

郎漁婢習而易知相與叩舷鼓棹發唱於烟波杳靄之際則名之以棹歌爲宜且余讀新唐書元結爲道州刺史爲民營舍給田民樂其政結造欵乃曲使舟子唱之取適於道路其體正與此同方叔以名進士宰海濱劇邑治聲卓然頃復需次將出吾知必有良績美詠繼雲山韶濩之音者又豈區區操其土風於荒湖之濱以與魯望襲美輩比跡也哉

遼東紀遊敘

召康公之詠公劉也必自溥原皇過以觀其陰陽流泉而後知幽居之允荒張平子之賦南都也必自堯山白水以度其流隍廓墉而後信寤靈之神偉誠以龍興之地其山川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爲清淑之氣所鍾故能遑躒諸夏兼其所有攬風土者所爲流連而景企也我

泰雲堂文集

卷一

八

朝發祥大東出震陽州之區長白之山混同之水原流繇遠毓靈挺秀非邪土之啓行南陽之舊宅所能比擬萬一考方域者若顧亭林高潛人各有揚推而或以扈蹕經行無繇徧莅或以棲遲羈旅未暇旁搜皆不足以攝體統而歸訓詁同歲生梁君剛中從其尊甫九山先生視學

盛京輶軒所至車騎雍容歷覽神臯奧區著遼東遊記三卷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首陽則據許叔重說文而證以孤竹舊疆足以折張守節五所之疑碣石則本文穎漢書注而證以隋志改肥如爲盧龍足以訂鄭道元驪成之誤綴以篇什敷藻揚華其揚厲偉績則雅材之卓犖也其造懷指事則賦家之麗則也蓋猶有康公平子之遺風焉洵可謂山川能說登高能賦者歟吾知異日者載相如之筆坐張寬之車參從於雞翹豹尾之間以

待顧問聚米指畫殫見洽聞卽以此備河東之三篋固非目耕耳剡之士所可比肩矣

丹涇草堂詩鈔敘

吾鄉稱詩自明華子潛學士以冲澹學陶韋爲倡鄉人翕然宗之雖當太倉厯下公安竟陵之時搖鞞振鐻錫卽鳥空詩派百變而吾鄉之詩泊然不感於衆咻而移其所守竹垞太史蓋嘗稱之以雅音之獨存也學士族裔謙齋先生胚胎家學性神禪好爲詩早歲有聲顧鳳蹟場屋旣不得志晚就聞海一鹽官以去棲遲於鯁沙鯽渚蠻烟瘴雨之交年逾七十乃投牒歸幅巾藜杖與二三舊侶徜徉於九峯二泉間尋丹井之房續碧山之社壺觴逸興不廢嘯歌見之者以爲神仙中人今開九秩八矣顏色益腴精力益健稟其平生所爲詩若干卷曰丹涇草堂泰雲堂文集

卷一

九

華香樵弟禾詩集敘

嘉慶庚申秋余以事過鷺湖謁香樵先生於湖濱之居先生性恬曠足跡不入城市其居蕭然數椽面廣野禾黍鱗比豁然在目聆其言謏謏然如喬柯振風有塵外遠致余始未識先生而見其繪事超然絕去町畦私念胸次高邁洵抱道自得者歟而

未知其能詩也別十年先生郵書都下屬敘其所作弟禾詩草讀之適適然驚乃歎當日知先生未盡也吾邑鉅姓首華氏居鷺湖者族尤蕃風氣淳樸彬彬有禮讓遺俗富元之末有棲磐公者與張仲舉楊廉夫輩相倡和其後學士鴻山公起明嘉靖間蔚然爲風雅之宗所傳巖居遺稿遠契陶謝刊洗浮華王道思稱其類木居茹草隱遁棲息者所爲不似玉堂之作先生蔭通德之門長訓禮之俗方雅清素以守高曾之規矩宜其出語脩然脫去垢氛而獨契澹淳若此也集中題畫詩最多最工亦性之所樂有不期然而然歟獨是余之於先生也始則因其畫而思識其人既見其人而益重其畫今讀其詩而知昔之知先生非真知先生者也則今之頌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

趙艮甫樂潛堂詩敘

泰雲堂文集卷一

十

歐陽子爲梅聖俞詩敘言詩人少達而多窮而論者又謂詩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峭嶠華瞻玉戛金撞者臺閣之體也憔悴婉篤激厲淒清者山林之體也桐鼓霜鐘各以氣感是則窮達之故詩實爲之子讀宛陵集古淡蕭寂有挈欽而無發舒宜其窮也故嘗以歐陽子爲知言乃持此論以讀趙子艮甫之詩則又不然艮甫少稟異才余初識之九峯二泉間年甫弱冠抗聲高吟遐瞻遠矚有俯視一世之概其爲詩操筆立就光華煥發爛若芙蓉之鏤私心竊謂他日高文典冊必出其手繼乃連擯於有司間歲案筆浪遊之浙之閩之京師賣文之資復值蹙徒跼以去垂橐而歸樵蘇不爨可謂窮矣乃窮日益甚所爲詩日益富今年春哀其所作釐爲八卷寄予細鏗春麗音雅志和絕無頽頹佻佻無聊不平之氣予考聖俞生平少卽爲錢惟

演歐陽修所知其後以大臣屢薦宜在館閣賜進士爲國子直講累遷都官員外郎用修唐書勞錄其一子史稱西南夷弓衣皆繡其詩句則其官雖不大顯而名聲著於當時以視艮甫青衫潦倒求一日脫白而不可得者其間相去爲何如聖俞之詩宜窮而未嘗不達艮甫之詩宜達而不免於窮臺閣山林之說又何以稱焉予又考唐詩人達者惟高適夫而韋處士藩國窮之甚者莫如羅昭諫今讀兩人之詩類皆蒼涼壯激風格相去不遠詩同而遇不同又何說也達夫年五十始以詩名今艮甫適如其年則前之爲昭諫者安知不後之爲達夫也艮甫之詩必傳達與不達與詩無預而臺閣山林之說之信否則吾請以艮甫之詩驗之

迂松閣詩集敘

泰雲堂文集卷一

十

爾準少受詩於鮑若洲先生汀先生每言同時儕輩稱詩者造詣不同各有心得吳黼仙先生峻常爲之題目曰鮑先生詩如林際霞李賓王先生雖來詩如嶺頭雲鄒牛谷先生方鏐詩如溪邊石朱畫莊先生雲駿詩如阪上駿而自名其詩曰吾詩如花間露蓋其時梁谿風雅彬彬盛矣賓王先生爲爾準中表尊行先君子撫粵時嘗止署中終日苦吟不輟謂詩以陶謝爲宗老而倦遊歸里疾且革招爾準至榻前授一編曰吾生平吟詩外無餘事子能爲汗青吾無憾矣忽忽二十餘年未踐宿諾歲晚稍暇檢篋中遺稿汰其過半得詩若干首錄而梓之昔錫鬯朱氏嘗言有明白吳中四傑以逮鍾譚詩體屢變獨吾鄉之詩泊然有以自守不爲風氣所煽今觀諸先生所造雖異而一唱三歎皆有朱絃疏越之音其言猶信獨念若洲先生詩最夥

不自收拾緣手散佚身後門弟子撮拾殘賸刊爲續書樓稿不及十之二三年前爾準過里中求之并此板亦不知所在黼仙先生有盛名而全集亦不得見甚矣吾鄉文獻之放失有足慨也因蔡迂松閣詩而并及之

章湖莊先生梁翰堂文敘

余七八歲時於敝館中得一編題曰章湖莊時文凡十數藝初不知其何人中作何語也稍長能舉其詞輒喜誦之略上口然仍不知其爲何人中作何語既而知湖莊先生者以翰苑改省郎出爲粵東觀察心慕之而不相識越四十年始識先生哲嗣枚舫秋部於閩授以全稿擷之凡幼時誦者咸在焉則益喜疾讀既卒業而言曰世之論時文尊之者謂代聖賢立言非抉經之心而精研於程朱之理不足以稱其體卑之者則以爲腐爛庸陋不足以言文直擯之祝史巫卜之下有爲調停之說者又以爲明之守溪毗陵震川思泉是能抉心而研理者也而揣摩以投一時之好尚者乃不免腐爛庸陋之譏余獨以爲不然夫文者亦貴於適時致用而已御狐貉於蘊隆雖暖勿貴表龍章於裸壤雖麗勿珍以其違時而無用也惟文亦然是以宋時有科舉之學有決科之文議論如蘇氏兄弟經術如陳止齋學問如呂伯恭王深寧而策略詳說玉海八面鋒紛紛作焉以是知揣摩之說雖鴻駿君子有所不廢不可以其發端於蘇季而陋之也國家歲進士數百人帖括著之功令士之挾策求仕者雖魁奇英特之才舍此無由以進範一世之聰明才力於八股之中亦欲其就我繩尺以觀其能濟用否耳顧必偃蹇迂盭爲不合格以鳴高嗚呼其果能之不屑爲耶抑亦爲之而不如

泰雲堂文集

卷一

三

泰雲堂文集

卷一

三

志耶揚子雲有言曰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怪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建婁敬策於成周之世則繆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其偃蹇迂盭不合有司之矩度者何以異是世亦何取此性惑狂謬之士爲哉先生文蓋深於揣摩者而本之經學以植其根抵參之諸儒之說以觀其會通不必與世殊嗜而要不得悖於守溪毗陵震川思泉之軌則信乎神明於揣摩者矣余鹵莽於學而於時文致力尤淺惟於先生文自幼卽有神契慕之數十年而不得一見故於枚舫之以敘見屬也不辭而弁諸簡端

制義翊經集敘

經爲衆說之邪而四子書又諸經之筦轄也然恃其爲邪也駢枝扶疎說堯典三萬言而不知宗旨所在則亦五石之瓠樽而已徒恃其爲轄也舉輪轂幅牙而棄之三材皆失其職則亦亡牡之門鑰而已將焉用之故文之必稟於經也猶仰山以鑄銅煮海以爲鹽其取材局有盡哉然極文之能事者不僅鑄經以鑄吾之詞而貴於因文以明經之旨時文之與名曰經義尤非通經不稱其初椎輪始創寥寥短章樸屬微至雖文采闡然而巨匠若守溪思泉諸公未嘗不依經以立義自王錢諸公以經釋經下逮金艾陳黃舊畬經訓旁推交通闡發益暢洵能抉經之心矣其流既衰至於好異求新舍本徇末喜爲浮夸下至浮屠老子之言無不闌入而文亦茶然不振是文之盛衰視經學之修明與否以爲斷萃陔先生濡染家學墨守遺經嘗選自乾隆至今時文爲一集名之曰翊經受而讀之文格不盡同而皆原本經術得其依歸其潔淨精微者知其深於易也疏通者知

其深於書也溫柔敦厚者知其深於詩也。比事屬詞，恭儉莊敬者，知其深於春秋與禮也。先生方佐督學，使者執衡，拔士尋繹名集之義，知其論文之精，在其相士之法，亦在是。窮高樹表，而百家騰躍，終入環中，洵足以正文體而得佳士。以此集懸之國門，正其趨嚮，則空疎骯髒之習庶幾知所返歟。

王竟夫敬之虛室詩詞敘

稱詩於唐李杜，牢籠萬有，跨越百代，而必以摩詰為正宗。稱詞於宋姜史，敲金戛玉，裂石穿雲，而必以叔夏為妍唱。蓋雖才蘊山海之富，聲出雲霞之上，而求其春容和雅，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音，則必於摩詰叔夏有取焉。聲音之道，通乎性情，滯於跡象者，非其至者也。自世之譚藝者，以規摹大家比之托足豪門，或降而彫琢曼詞，或遁而隱淪枯稿，夫隱淪者迹也，彫琢者泰雲堂文集卷一

五

尤迹之迹也，皆非游乎象外者也。惟不以顯晦役其志，不以愉感累其心，蟬蛻濁濊，超軼萬物之表，吐屬自然，榮肖天秀，庶幾合於風雅之旨。余考摩詰與弟綰皆涉歷清要，席履華膳，而清修梵行，倘伴輞川，其詩天機清妙，有物外高致，致夏為循王孫汗漫南北者三十年，晚棲迹於杭越之間，奚僅錦囊不改故態。慢詞小令，意度超元，彼其天懷高曠，豈固於形跡哉。吾鄉數甲族者，首推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來三世皆躋顯仕，家傳青箱，人人有集。余與伯申尚書為同年生，謁懷祖先生於邸第，雖年登大耋，而窮年矻矻著述，不少輟間。次君寬甫，播染庭語尤好吟咏，恨無由相識。今年春過揚州，寬甫寄其所著詩詞屬敘，余受而讀之，其詩精深華妙，如誦孟城華子之什也。其詞雅麗婉約，如聆銀浦綠房之詠也。迨合摩詰叔夏為一人，蓋其相契在

性情之微，而才華門第亦復似之。宜其追蹤古人而無媿也。余少好為詩，長而習為倚聲，自通籍後，馳驅鞅轡，學荒落則形迹為之累也，勉為弁語，能無赧然。

性理粹言敘

文者載道之器也。聖哲之士，見於陰陽消長之故，理氣心性之微，欲有所餉遺，後人恐薪盡而火不傳也，宣於言以為文。然後傳諸永久，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非文無以明道，離道無以為文。去聖雖遙，微言不絕。荀楊著作，初未嘗講學，聚徒別尊一先生之號，東京以還，黃初紹作，體裁屢變，枝葉日繁，稱引支離，逞情於浮偽藻飾之間，而亡其立言之本文。愈工而道愈晦，文中子興，標榜然未嘗分別門戶，所著中說，文中子之文，即文中子之道也。及乎趙宋語錄，始盛王開祖撰儒志，編專以講學泰雲堂文集卷一

五

為書至於脩己治人，特尚篤實，其後大儒輩出，濂洛關閩各有述作。朱子集四先生大成，與呂成公損其微詞，精義纂近，思錄十有四卷，使志學者有所藉手，以為入聖之基。後熊氏集羣儒之書為性理句解，覺軒蔡氏三峙陳氏又專采朱子書為續錄，伯清朱氏為理學纂言，而講學之書別為一部。楊子曰：通天地人之為儒，徐錯曰：道無不通為通儒。儒者道之所在也。王禹偁撰東都事略，周張二程獨為儒學。宋史遂有道學傳，析經術性理而二之，立德立言判如鴻溝之界，非有高談性命之篇，即不得與於斯道之任。夫亦異於古矣。雖然，合而必分者，運也。變而濟於用者，宜也。古之學者，束脩其身於家，而鄉閭薦之州郡，辟之操行，以為羔雁，自糊名之試行，而素履不復可考。棄內而慕外，舍本而事末，不有以刊落浮華，直揭性命之旨，且仍以文詞

目之玩物而喪其志何以警其沈湎之習乎
於此纂書若干卷先儒格言法論甄綜弗遺身體而力行之以
教於其鄉庶幾中流之一壺也讀者如在廬山之阜伊洛之濱
親聞其難疑答問之盛湛潛而有得焉存養既熟發而為文皆
能為見道之語而大遠乎支離藻飾者之所為又安見文與道
之歧而不可復合歟

招鶴堂詩敘

歲壬子余始以詩識蕭子亦喬於城南楊氏別十年復相見出
所為詩哀然積尺許讀之累日不能盡而亦喬又有皖江之役
屬贈言以敘其詩余豈足以知詩哉雖然嘗學之矣自風雅肇
興以訖今茲作者日多體製日變會而計之巧歷不能盡要其
大旨無悖於三百篇而已三百篇之詩正直廉靜廣大疏達初

泰雲堂文集

卷一

未

未嘗追詞琢句為工而自蘇李以降所稱作者如李杜韓蘇類
皆恢張幽渺窮極變怪然後名於時而傳於後若古今異趣者
何歟世代嬗而風會新土生其間固於樞機不能不屢變以成
一代之詩者天地自然之氣化也民藝物則之理秉於生初發
而無違其質者古今不易之理道也古昔詩三千篇孔子刪之
存為三百而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三千篇中豈無工於脩詞如
後世所詫為怪偉靡麗者乃孔子必刪之其刪之也初非斥其
詞之不工以為病則既刪之詩雖不可見而所以刪之旨自可
默會而得之苟得其旨雖體格詞句日變不同而不變者自在
李杜韓蘇所以名於時而傳於後者胥由乎此世之言詩者本
無得於四始六義模擬剽竊又牽率於應酬贈答無欲言之實
而強言其傑者驅役故實鉅衍瑣積以破壞其體下者好濫淫

志流為靡曼側豔以猥褻其詞是勞精散神竭一生心力趨之
而適得為孔子之所刪也豈不謬哉亦喬負米養親望雲發詠
又遭歷變故沈吟悲鬱有桓鳥四方之音其根於至性如此宜
其詩之多而工也乃余更有為亦喬進者凡言之得已而不已
非其至者也亦喬積學窮理以端其本平心處物以習其行明
於當世之故及其身所遇合脫有感慨不能已而沛然出之咏
歎而紬繹之上之陳民風而觀得失下之舒結轡而平性情不
必致工於體格詞句間自能頡頏李杜韓蘇而上希乎三百篇
之旨洵為詩學之成矣亦喬其勉旃

贈高錦庭敘

昔梁簡文帝為勸醫文以為人之所重莫過於命周禮疾醫治
疾死終必書其所以入於醫淺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

泰雲堂文集

卷一

未

後世理疾者眾孟浪酬塞於是輕其藥性任其生死而卒無淳
華之功深切乎其言之也吾吳居四方輻輳之地鄉邑殷賑人
物阜庶貴賤目遺實驚虛醫者張皇以邀譽求者望風而趨
集要其一臨藥酬盈萬貧者累趾其門屏息如何尊貴及其診
之也臨以矜心雜以浮氣處方為軸駒轉之間其於五氣五聲
五色陰陽表裏所以受病之處未暇審且問也此雖盧氏越人
不能無悞況以庸才當之為禍不且烈乎然而此弊也於瘍醫
為尤甚古者有熊氏既為難經又著內外經十八卷術之所
由分也其書既不傳於世東軒居士衛濟寶書剖析微甚附以
圖說言之為詳他如宋李迅元齊德之明汪機咸精其術各有
論著德之與機持論尤合以為治外必原於治內先求癰癰之
本然後辨虛實強羸以施療未有不明於血脈經絡順逆幽微

之際而能爲治者乃世之操是術也目聞於素問靈樞之經心
盲於五運六氣之奧愚者察標昧本異病同治結者又毒以腐
潰之劑待其決裂既其因以爲利創深而斃或貽患而終身者
比比皆是其幸而獲全者蓋十之二三而元氣之凋耗可勝言
哉余生而痺弱及長稍壯又不能慎於飲食寒熱之節體終不
強時有所苦特易發而不鬱爲癰疽之患子兄顯韓素情壯而
好勤腠理既實受病伏而不知搔而難見積久治潰故所患每
不細去年夏秋交遘疾遞遷及於今歲之冬自拇指而背而肩
癰疽如手如掌者纍纍十餘次見者愕眙而高子錦庭獨能用
其視藥劑殺之齊年餘之間往來無間於寒暑風雨而卒起其
病余感其意且服其能久而知其精於鴻術所至輒起沈痾特
慨庸俗之以人爲戲而自遷其業吮痂含血而不以爲難卽一

泰索堂文集卷一

本

重脩張塘橋記

張塘在金邑之北舊有橋建於里人楊浩生橋跨巨川兩岸石
塘傍互南長而北縮北塘頽圯築者屢矣南塘以長故艱於脩
歲久益廢嘉慶十年衆議脩之厥工未集壞者尙三十餘丈里
人唐湛庵高賓秋過之慨然曰塘不脩則橋廢橋廢則往來病
涉矣因與徐君含章匯川謀捐貲以倡值今夏不雨水落基址
盡出人力易施興築爲便爭樂輸助凡費金錢若干而塘成唐
高喜得衆力之助以完巨工請列書捐貲姓氏以勒諸石余謂
事難於創始亦難於守成楊君之舉百世之利也得二君者繼
之而利乃不廢使後之人復有如二君之用心者其利遂可被

諸無窮則二君是舉不徒續楊氏之績且可以式其後人非區
區觀成於目前而已也

游黃公澗記

錫山有澗以楚黃歇飲馬得名曰黃公澗每山雨既至飛湍急
流頃刻奔匯志所謂逆流疾赴始竟其妙者也丁巳六月霖雨
浹日同人欲觀焉未果次日復雨竟三晝夜檐溜淙淙不少殺
城渠溢居窪者水及半扉魚遊於庭蛙生於甕艇浮於橋梁不
得行薄暮乃大風拔樹地屋水聲益洶洶明晨風止日杲啓扉則
波池漾漾不知在澗闌中乃急呼侶踐前約至山麓沮洳不可
止問之山人得逕至其旁水自峻嶺爭道下噴珠游雪隨峯折
旋洑者濫者滴者潑者激於石而洄者陷而潛者洑而舐者大
波爲瀾小波爲淪其聲淪淪然沸沸然下墜而淅然莫不中音如臨

泰索堂文集卷一

九

洞庭之野旁有巨石明邵竇大書卧雲二字方徑六尺羣踞石
而觀或赤雙足涉其流盪擊幾仆特石乃可植足水涌湊毛髮
盡濕既出足疲不能溯其源乃循故逕下入胡氏園登亭望之
水如白鳥臨現林際惜爲迴嶺所障不能攬其全夫山水雖奇
因人而著若峴首之於羊公新城之於謝傅固其宜也春申一
豪華公子耳跡其所爲見識於世而茲澗之被其名者歷千餘
年而不改豈非以其勢位之盛哉雖頽圯遺址杳不可尋而豪
侈之象猶可想見於荒磯蔓草之間因相與慨歎久之遂書之
以爲記

書王儉齋生壙記

余讀叔父方伯公所爲王君儉齋生壙記作而歎曰達哉王君
其司空表聖之流亞歟冀日其子曰藻且衣冠過我曰先子卽